5563.7
4048
v.3

雜著
誌
祭文
行狀

月澗先祖文集 卷

雜著

書西厓先生詩後

余於丙申冬自洛南還先生以五言短律二首
贐行曰洛水寒雲起商山暮雪飛人生有此日
世事足危機壯志今餘幾知音古亦稀相看萬
里外回首各霑衣又曰感激當時事淒涼舊日
情山河空有恨天地本無營未辨風塵色寧開
宇宙名惟殘數行淚寄灑向南行于時新經大
亂萬事潰裂而聲小明比大老孤立憂時悶俗

之情發於吟咏之間悲苦悽惋至今披讀不覺淚下時鄭仁弘盜竊名字朝廷方倚重羣奸以之締結譎搆萬端未久先生乞身而退

跋苍山規約

尤川學政甚肅一方向風極可喜擇之書來云古田宰聞之亦欲效顰果爾則石宰之化不止行於尤川天下事無不可爲但在人自强如何耳此乃朱夫子所與許順之書中語也今觀苍山規約八學門路範俗節目端的該備雖有透過

觀感而慕効者信乎人之秉彝好是懿德無古今之異而金宰之化所及者衆可謂不負其所學矣世人或有世末俗偷古道不可行之語吾不信也月澗野叟識

諭邑中士民文

本縣爲邑土地墝埆歲在大熟食猶不足上年亟儉此地尤甚太守到縣半年于茲視民之飢若余飢之今當東作宜悉乃力于耒于耜于溝于洫勤而不慵是爲良農良農雖苦能養父母父母怡怡妻子熙熙爲農而惰不免飢餓一時

奎238030

嬉遊終歲憂愁我勸爾農克勤田功服勞三辰
耿禾百困鷄豚享賓酒醴供祀此時農家快樂
無比亦勸爾民孝順于親内敬尊長外和鄉隣
既勤爾力又行善事天必佑之何福不至不善
之人是禹逋天天必罰之悔何及焉我生田間
熟知稼穡夙夜憂勤冀爾農殖科斂不行追擾
亦息凡涉害農必欲禁止惠利爲心可質神鬼
咨汝父老爲我開諭興民善心還俗淳古故茲
勸諭各宜知悉

書聖學要訣後

余嘗患讀書草草放過不知切己用力及此暮年茫然未有實頭進步處中夜以思怛然內疚今讀朱夫子書其所以誘掖誨飭於後人者明白端的不翅提耳而面命真向上之路徑也乃就其中類聚其最切於身心者參互考証日用之間諷誦漸涵庶乎其有得於培植本原之功矣有難者曰掇文字資口耳古人所病今子之類集是編其有說乎曰子朱子有言近思錄本為學者不能徧觀諸先生之書故掇其要切者使有入道之漸朱子之書篇帙浩穰若徒務博

觀而雜亂無所得則豈若掇其要而致其精得尺得寸之皆為吾有也況老夫精力既衰日暮途遠尤不可貪多務廣都無補於自己分上也嘗聞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是誠老拙之所以專意於此為發端下手之地者而若高資敏學不煩區區裒集而自能浹洽通曉於全書中者則亦何事於抄錄也難者乃解遂記答問之語以為識天啓甲子仲冬上澣月澗李塤書

寄別蕃石弟

聖人於本根親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毫釐必

詩絲髮不差益以取舍之決舜跖所分也學者於此益加本原之功持守堅定踐履純熟則自當得力耳古人於睽節尤加謹焉朱夫子言今年六十有一衰病侵凌乃欲竊心從俗以為俸錢祿米之計不亦可羞之甚乎又曰近日覺得凡百應接每事須有些過當處不知如何整頓得此身心四停八當無許多凹凸也云云讀來甚令人警發既以自勉又欲令公知之故臨別書寄以為贐行之語乞加體念以副忱願

書謹言箴後寄謝石芳

先賢所以用力於謹言者如是之嚴其在後學造次顚沛何可少忽也況今入朝應接之際人情難測尤宜謹飭無至於有悔也又朱先生與人書有曰所示佳篇句法高簡亦非世俗所及然憤世太過恐非遜言之道千萬謹之云竊念吾兄或於遣懷之作過爲傷時之語得以爲射者之的也幸體念先師之訓謹於詞語以安晩節也

書曾王父墓表後

按公於李沆從表叔也李嘗沂浴邀公而至坐

舟中請登公責之曰公何待我之倨也即馳馬而回其不爲威勢屈多類此崇禎甲戌三月日曾孫前縣監興壎識

諭約中文

嗚呼貌吾一身之微秀出萬物之衆其與禽獸而異者以其有五倫之序也人而或不能盡其倫則人之形貌雖具而其實則禽獸無別也古之聖王憂人之不能盡其性於是而本義理以爲教條著經訓以爲教法使天下之人曰其固有之理而盡此五者之倫焉聖賢之書無非所

以明此道者而其中小學一書左切於日用此實人道之根本四書之階梯也苟能熟讀而精思循序而漸進心之所存身之所履必以體是道盡吾性為期心志凝定踐履篤實則有諸己者皆實行而見諸事者皆實用也自非下品之資豈無上達之效也其或飽食而暖衣玩日而愒月縱其耳目之欲肆其肢體之逸雖有五者之倫無禮義以相維持其不至於斁天命而慢人紀耶倫紀之大或不能察則鄉里之疎又何言乎此所以鄉約之以德業相勸而讀書一節

列於其目也果能熟講小學求之精切則物欲之累不能相侵而本心之理自安且固以之而漸讀諸書隨所在而沛然矣今之爲士者孰非讀小學而幼稚之日瞥然讀過既長之後爲科業所奪一向外馳如遊騎之不返惟此數篇格語其不歸於買櫝而還珠耶今欲溫理舊書不過時月工夫也澄治其本源修習之專一推擴於體驗之際漸見其意味之深倫理始明而天性乃復魯齋之後豈無感發而興起者乎或有資質之鈍學問已失欲以讀書則固有扞格之

患矣然自勉之功自是吾人分內事不可全然放下必須謹於持身讓於處鄉忠厚爲心詭譎爲戒務攻己惡恥言人過以此自持罔敢或肆亦足爲鄉里之古人而不遠於相勉之厚義也

呂氏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既盡於親則宜可移於長況順乎親者亦能信乎朋友矣吾鄉風俗之善有稱於吾東久矣近見後輩之習或於事長交友一事往往有未盡者惟此二者有所未盡則不可謂孝順之能盡其道也古之論師友者以一鄉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於一四

以一國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於天下今以一鄉之近而猶不思考德而問業則獨學寡聞而終未免於孤陋之歸者何怪也藍田之約正至益朔禮見有儀以時往來不惟事長之禮當然也其於相聚講道之際豈無相觀而善者也朋友者綱紀人倫者也豈然而立漠然相視善而莫予告過而莫予規豈易之朋友講習之義也以直諒規戒而相期以圓和軟熟而爲戒則其於輔仁責善之義庶幾近之矣月念蒙養以正易之大法也幼稚之日教之以豫使之知遜弟

之方而無驕惰之習者此實正風俗之一也凡此下段數事之未盡者亦小學未講之所致也此塙之所以惓惓告於約中而拳拳於勸讀小學者也嗚呼天生斯民而與之以性人所共由者謂之道人所同得者謂之德道出於天而行於人德本於道而得於己曰其彝彝之天復其降衷之理人人同其所行處處同其所尚則不美之習可變而美矣古之操長民之柄者使民率德厲行知所勸而為善者若魯恭之以禮讓而理中牟陳襄之以孝弟而喻仙居是也而自教

道衰此事之不見於世久矣今我地主明府於爲政之初欲以鹽田之約化吾尚之俗此豈非興禮教變鄉風之一大會也吾儕苟不聳然而趨化翕然而向善則此實不率之民其可乎哉不佞謹推鹽田之化敢以四約節目而遍布仍以小學熟講之意及之所懼自修不力無以勉人然果能行之彼此交警亦不爲無助甫掌續

七年甲戌至月日

通諭各面直月文

夫琛璜珠貝天下之至寶也人皆知其

襲而不敢忽也而況先賢教人善俗之文何翅琮璜與珠貝也必須端楷其字明潔其紙以寓敬謹之意而顧以紙地如金善書之人各面皆以麤薄之楮荒雜之筆苟且從事於衆人觀瞻之地甚非所以尊先賢重風教之義也竊念書院書堂乃風教本原之地今於讀約之事一體相資而不可彼此於其間也責出好品壯紙以備冊子粧績謄寫俱極精緻須及於大會之日告官踏印爲當

鄉之議

鄉約之設實是良法美意而行之未久旋即廢弛者有一事焉官家政令之宣布或責之於約中任事之人初不甚害事而其路既開其弊漸滋終至於隨事委任仍為常規至如催科起軍等事靡不開涉今之所謂直月皆讀書儒士也所管非其所任寧肯甘心奔走於細大號令乎此鄉約之所以從前不得行者也自今而內凡干官事必擇品官一人使之句當而直月則無所與於其間一以風教之事專管無使越尊而治庶幾經遠而無弊也

書鄉約條下

村野鄙之氓常時不知養親之爲何事親歿之後以埋葬祭祀爲餘事專不致意而獨於野樂一事竭力營辦遠近奔波男女同聚一以誇張豐備爲主酒肉之設有同無樂靡財惑衆無甚於此或有力薄而不爲者則爲人所擯斥鄉里同然愈去愈甚不待辛有之見而可知其俗之爲胡風矣自今一切禁斷痛革鄙習仍請官司書于約條之下以爲一鄉常行之法耳

論年少崇飲之害仍寄示蒼石兄

孟子曰邪說橫流甚於洪水猛獸之害以今日見之士大夫崇飲之害又有甚焉何者酒之爲禍易溺難救古今亡國殞身者恒由於斯可不懼哉今夫士大夫之稍有名字者縱酒號呶畔棄繩墨世之惡拘檢而樂放縱者爭相慕效指爲達人追隨杯酌之間放浪禮法之外學校乃國家風化之地而羣居會食脫冠露髮此聖人所謂欲同人道於牛馬者也甚者至於玩弄其父兄侵侮其長老無所忌憚傷敗名教無甚於此其爲世道之憂不止於洪水猛獸之害可勝

痛惋嗚呼吾鄉孝弟之教禮讓之化見稱於君子之論久矣一朝年少之人壞了至此其在吾黨所當提耳開誘以爲矯揉遷改之路若不念忠厚之意一向不知悔悟則聲罪鳴鼓之舉所不可已也老夫非敢閑管人是非也此習漸漬未流之弊將至於無窮故略及所聞之語強爲之說此無非革去澆薄重回敦睦之至意也覽者恕之

書中流一壺後

余早嘗涉學而不知用力於本原之地日循玩

愧虛老歲月以至今日茫然無所歸宿處未免爲小人之歸悲歎何及竊念天之賦予不外此心而聖賢遺訓具在方策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皆古聖人之所以得於心而傳諸後指示入道之方者也晦庵朱夫子又憲夫後學之不能以易曉發明剖析無復餘蘊而至於書札往復所論涵養主敬窮理省察處反復丁寧尤更親切端的學者只於此處密切體會着實踐履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但世之爲儒者意於科業綴緝文詞以爲功名利祿之計而其於

自己分上玩索操存之功未知爲何事人心之不正習俗之不美皆坐於此可勝歎哉今就節要書中抄錄其緊要言語以遺一家子姪若日夕沉潛實體於身則自當尋得路逕進進不已耳千萬勉旃以副老我至意丙子五月日書

書羹石屏詩後

讀書

性逐情移遂喪初開昏通塞在劬書訓謨垂示羣蒙切義理方者熟讀餘莫遣聰明龍聾瞽一似須知意味稻粱知研窮更貴心專一主敬

工夫且莫疎

子朱子曰讀書但要反復玩味認得聖賢本意道義實體不外此心便自有受用處又曰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又曰讀書遺亾此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小讀深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又曰不讀書無以知爲學之方故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惟專爲能知其意而得其用

敬身

貌我身從父母今吾身不敬慢吾親天之與我異於物我若褻天誰曰人必儆爾躬如大祭有幽其室對明神視聽言動皆循理然後謂之能敬身

敬身只是百行之總名其爲道大矣孔子曰君子言不過辭行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夫敬身之道該徧於小學書中宜熟讀而力行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此敬身之謂也曾子證之於啓

手足之際其為敬也至矣

操心

發於形氣故惟危一刻放之千里馳本性向來完共善利心纔動跖同歸已私克若攻仇敵戒慎功嚴對父師觴濫本從涓滴始操心尤貴在防微

孟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惟心之謂也程子曰涵養須是敬即所謂直內所謂主一之謂也朱子曰操其心於中和平正之地深以義理灌溉培養

之自然日有進益又曰求其放心只是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又曰纔覺散漫即便提撕即自常在此矣

慎言

無易由言禍所自同衾異意況非親宜如瓶守邦無道且學金緘廟有人莫把是非輕掉舌幾多今古致亡身修辭本貴由乎實利口從來鮮矣仁

予朱子曰心定則言必審故的礮而舒遲不定則內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

而急迫此亦志動氣之驗也伊川先生言箴曰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朱夫子亦曰言語差錯失已忤人左當深戒

制忿

忿氣焚和火一般七情惟怒制之難敗身實自毫芒細應物須求器量寬倘使持心如止水終然得力驗摧山藥山有戒君知否鬼國飄舡一瞥間

子朱子曰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無不中節耳程子曰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此先賢大公順應之要法也薛敬軒懲忿箴曰苟勃然而妄發必焚如而自煎德既有乖生亦受賊速禍召左慶故匹測

弭謗

曉曉說口昔人憂何況如今俗益偷積毀誰知到銷骨銜寒要亦在添衮呶呶勿用言相

辨勉勉惟思德益脩寡語元和遭謗者蹈仁
須作理身謀
詩曰我友敬矣謔言其興誠能謙恭自持
踐履無失則自然慕悅者衆何說搆之有
哉蓋毀譽在人得失在我但當盡其在我
而已是以君子貴於自修而外間唇舌自
不能為吾患矣至於無妄之毀則聖賢所
不免亦無如之何矣

正家

舅自三韓赫業開祖先遺澤儘悠哉親奠本

自詩書出源委都從孝友來積善累仁能致慶事巫祈福反招災但將四教正家法釐業庶者今再恢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乃是至理之當然凡爲家長須是修行盡其道以爲一家之模範也嗚呼我祖先忠厚清慎之澤流來遠矣在爾子孫宜謹守而勿替也

真西山作人家狀云闔門習成忠厚無一人爲刻核事者福祿之盛豈偶然哉此言爲可念也

睦隣

相保相賙著禮經惟求相睦豈相爭共期醉飽鷄豚社切戒喧呼雀鼠庭直斗贏餘資緩急莫將貪暴侮孤惸籃田有約如能討禮俗何憂今不成

西銘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言同為天地之子也況乎同溝共井之人乎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矣此乃教民親睦之道也叔世人心不淑親睦之道不行不惟不睦於

隣其能睦於親黨者亦無聞可歎也

蒼石嘗作屏詩八篇詞旨親切誠意懇惻治心修已之要處世接物之方明白該徧無所透漏真是學問向裏之妙訣門戶封植之大法也凡在子姪日夕涵泳着實踐行以無負諄勅之至意也今就各篇之下追書往訓叅以已意庶幾有補於日用觀省之功耳勉之勉之丁丑閏四月日月湖書于永錫洞棣華堂

略倣先賢家訓書示子姪

余見世之門戶昌大子孫蕃衍者莫不由祖先

孝友之行忠厚之澤有以培植其根本而枝葉自然張旺此必然之理也先儒有言曰閨門習成忠厚無一人爲刻核事者福祿之盛豈偶然哉吾先世深仁厚德積於躬而及於人者載於地誌著於家乘貌我兄弟蒙荷先烈享有官位子孫滿室實累世積善之報也在爾子孫曷不思所以繼述遺風以爲永世遠業之基乎汝叔父尚厚有詩汝等佩服造次勿忘也

叔姪之親無異父子故稱伯父叔父者事之當如父也況吾兄弟亂世同居相依爲命名雖兄

勞實同怙恃爾等事之一如事我輩從兄弟亦宜篤其恩意無異親兄弟也勸課兒孫磨礱成就者實是扶持門户之一大事業也氣質聰敏者雖不煩教督而亦不可不立其課程以盡導率之方也若其鈍滯之資非百倍提撕着實誘掖則必無成立之路而終爲不學之人處於今之世取困於人非少而況當此亂世不事儒術例歸行伍荷戈罹鋒不保其遺體其爲門户之羞甚矣豈不大可痛哉切宜惕然奮厲一依汝叔父教條反復曉喻使之淪肌浹髓明白通貫

則必將變其氣質而去其昏塞縱不能綴緝爲文取科第爲世用而誦讀不已積累日月則自當心地開明漸知義理蹊徑而可以爲一鄉之好人矣更願痛加鞭策無少間斷也

持守身心體察事理凡爲學功夫大略具在聖學要訣常宜着緊用力反復玩味朱夫子曰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熹渠先生有言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一時德性有懈可不懼哉年運易往時不待人豈可悠泛度日以老其身乎勉勉

呂榮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像氣像好時百事是當氣像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陳氏曰辭令出諸心容止見諸事乃德之符也故端重安徐者為君子為貴為壽輕浮躁疾者為小人為賤為夭云且人之局量須要寬大橫渠先生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此切要之言也心地廣濶無所偏係則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皆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胷次耶世已未矣俗已偷矣處

世之難非復往日之比切勿向人開口較曲直爭是非以取自敝之辱也人於七情惟怒最難制不但焚和賊生亦必速禍召尤程夫子曰遠怨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此親切之言也汝叔父亦有制忿詩常須念念不忘雖婢僕之微亦不可輕加恚詈務以誠意感其心也

汝等孝敬友愛出於至誠雖古人羙以加矣願爾之子孫亦克似之世世勿替也崇禎十年丁丑六月日月澗書

勸讀四書

天之生物便有常性方寸之間萬善皆足聖人於此立言垂訓以著明之四書是也所謂致知誠意所謂盡心知性者皆所以教人明善以保養此性者也學者熟讀其書深求其義則心與理會自然有得而日用之間隨感即應無不中節耳子朱子曰日用切已之功聖賢言之詳矣其在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者文義分明指意平實讀之曉然如見父兄說門內事又曰論孟中庸儘待大學通貫浹洽無可得者後方看乃佳又曰道之在人初非外鑠而聖賢垂訓又皆如

切明白但能虛心熟讀深味其旨而反之於身必有以信其在我而不容自已則下學上達自當有所至矣其所以提撕誨勅於後人者親切至到乃如此至於讀書之法有曰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一時放下一時德性有懈又曰人要讀書須是先收拾身心令稍安靜然後開卷方有所益若只如此馳騖紛擾則方寸之間自與道理全不相干如何着得文字其他諸說無非啓發後學勉厲向前之至意也切願汝董體念遺訓日夕警省先讀大學次

讀論孟中庸循序熟讀令其意味通透浹洽則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方是儒者事業也勉之勉之讀書法亦須熟看成誦以為讀書規程為佳己卯三月日書

書蒼石述懷詩後

詩中勉戒之意字字出於血誠汝輩遵奉力行則自無言行左悔之失而終身受用其進未可量也勉之勉之

遺戒

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而欲其壽考無疾病

乃至情之充切者也若不體父母之心不思遣體之重過於菲薄轉輾傷損至於毀瘠而不可救則其為不孝大矣世人或有食粥過制者此非聖人之禮也嘗見一二人為此過中之事及其柴毀之甚雖用滋味藥餌而莫能救豈非可鑑者乎禮曰老病不止酒肉聖人垂訓蓋以老者病者非藉酒肉則不可扶持故為此權宜之道夫權而得中是乃禮也愚俗不知權經而膠守偏見終至於滅性不勝喪者有之可不悲哉當念汝等受氣甚薄無以支持於哀慽禍患之

除故書此以為戒兄弟交相勉戒務為保全之道以慰父母之心此真大孝也且又隨事隨力所及可也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正以貧富不同耳

偶書

國家之受侮於奴賊雖謂之自取可也孟子曰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又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目今內

外百執事方伯守令果皆賢能而能盡其綱紀之策否乎寇難以來恬嬉度日怠敖成習今閭者惟知剥割疲卒以爲賄賂之資牧民者率皆聚斂貧民以爲妻子之養生民困悴士馬消亡國事日非危亡已迫何望其外寇之畏戢也今之受侮於奴賊實由於任用之非人也予產爲政晉楚不敢加兵司馬入相契丹戒勿生事此聖人所謂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者也今日廟堂大臣德望無重足以折衝壓難者有幾人乎宗令之賢否生民之休戚所繫而近日朝

家不分賢不肖惟以門地取人以道治列邑言之撫字浔民宂心求瘼者僅有一二其餘無聞焉哀我元元方困於虐政其能出死力赴強虜與之齟齬耶先賢有言曰民者邦之本則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葉顛悴而根本蹙矣而國之不亡者無是理也嗚呼寘興辟舉之法不行於朝掊克傷民之吏布列於世世道之至此無足怪也

抄錄朱書中緊要文字編為一冊名曰向上要訣寄示從子元圭仍題篇首

念甫新進孤蹤處於城市羣囂之地應接事物逐日膠擾未有寧靜時節須是收斂身心提撕警省收斂之功益加於家居之日也朱夫子曰日用間須有箇欛柄方有執捉不至走失若只空蕩蕩地恐無撈摸也此主敬之謂也今讀夫子書隨手抄錄存養體察緊要文字片言半詞無不灼然親切真是向上指訣也切宜反復玩繹成誦在心着實用功則其於言動事爲自當深厚雍容而無淺易輕浮之患矣孔子曰君子言不過辭行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

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爲人子者可不勉哉更願千萬惕厲以副所望庚辰臘月既望伯父月澗

察訪姪將赴任濟原也聊誦所聞以勉之無附臆見于其下

明道先生終身未嘗疾言遽色學者宜取法焉

有位者尤不可忽也

君子不重則不威聖人之言當宜服膺

呂滎公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像氣像好時百事是當氣像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

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理會謂省察矯揉

下人或有罪過切勿遽怒徐觀其所犯如何不動聲氣從容審處若情跡或有可恕者則務從寬大或所犯大段有遠於道理則必罰無赦過寬則慢過猛則怨必須寬猛相濟

為官僻地既無道路迎送之勞可以靜坐讀書涵泳義理猶勝在家時日有賓客之擾也須益懋遠大之業以副家庭期待之

意

示子姪

嘗觀朱夫子與黃端明書曰平生氣稟偏駁治己則不能謹於細微立志則不能持於常久以至待人接物之際溫厚和平之氣不能勝其粗厲猛起之心是以常竊自悼以為安得朝夕望見明公之盛德容貌而師法其萬一庶幾可以餙身補過於將來而不遂為小人之歸云前賢之取諸人也如此而況於餘人乎常愛柳季華家傳詩禮學有淵源見識明白踐履篤實孝爲

於家忠信於朋友沉厚謹重表裏如一德容之盛視古人無多讓今汝輩之所標準者非此人乎見其忠厚寬裕而思以矯吾之刻薄見其莊整齊肅而思以矯吾之惰慢至於動止威儀無不取之爲模範則觀感親炙之益豈不愈於卷中之賢耶

示子姪

常存此心勿令間斷講明理義以栽培之律己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此三十二字最切於持守身心進修德業常須竪在眼前

放下要時不得乃佳朝廷利害州縣得失處今之世左宜不言朱夫子說人要閑管只是見理不透無頓自己身心處所以如此願更察此有以深矯揉之云切宜大家加意至於書冊功夫隨處著力愼勿曰循懶廢以敗歲月也汝性急緩無惕然奮迅之志年紀已多而尚不能熟讀一書以為已物豈非可懼者乎嘗觀西厓先生與諸子書四書儒者之府庫須熟讀成誦惟日循環其次詩書大文其次通宋若此等文字顛倒爛熟如誦己言則作文何難而科場之業在

我矣若四書未得其味則志氣不舒製述亦未長進云須自今矯厲痛除舊時悠悠意態逐日課讀玩繹意味不可略說過便休也且於言談舉止務令循循雅飭使人見之知其為法家子弟以不負於愚蒼兩老之門為幸時大主德主從仕於朝

示子姪

子程子曰彼之事是則吾當師之彼之事非是則吾又何校焉朱夫子亦曰人要閑管亦只是見理不透無頓自己身心處所以如此又曰不得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

勿酬答云二先生垂訓之意蓋以自治爲急而人之長短得失無所與於我也而況揚人過惡非君子成物之心而其取怨於人也亦大是豈孝子敬身之道也記曰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若不愼口妄談人之過惡則身不免於前輩所謂自敵之譏而辱必及於其親矣豈不痛哉人子愛敬其親者尤宜謹勅而不敢忽也己亥復月書

書示子姪

近覺學者之患在於專事文詞以爲科擧之業

而於自己分上本原功夫全未有用心處學之不明豈足怪哉朱夫子有言曰所習不過科舉之業伎倆愈精而心術愈壞蓋不如不教猶足以全其純愚之爲愈也此甚言其科業之誤人也世道日降士習愈下憂懼之深不知所以爲懷切願甫等著實用功日有進益學問別無他巧只要持守純固講誦精熟耳千萬勉旃以副所望

送宋儒咸文川之行

宋君儒咸之將赴北也睦齋老人以其平日所

聞於師友者執手誦說曰死生禍福皆天之所命正當隨遇而安不可有毫髮怨尤之心聖門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正謂此也朱夫子所以勉人於憂患之際者親切至到無復餘蘊切宜痛自警省顛沛不可忘也況今 聖明之世天日照臨朝暮必有放還之命而抱寃遐方非所憂也蔡君兄弟相去稍濶恨不得相見而遣願以此意相與勉厲以副所望千萬千萬

朱子曰人苟履憂患之境處孤孽之勢當知天以是玉我于成勿自沮而深自力于以進

其德益其術庶幾操心危而卒無危慮患深
而卒無患疢疾不能為吾患矣
患難如此乃是王汝於成切宜強自振拔勿
令頹墮為佳
天之憂戚我者非厄我也將以拂亂其心志
而增益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懼
而不怨也
示孫兒輩
吾自去歲復月重患痰癖心腹挠悶眴膝酸疼
危機敗證迭出交攻實痼疾之難治者也昔在

柯鄰嘗患此病幾死而僅蘇況今衰謝之後乎尚幸汝父等晝夜盡心灸藥并用凡可以有利於治療者無不畢舉歷三箇月而次第收効其應如響此至誠所積神明所佑而然也盖其平日愛敬之心出於天性食必具旨病必窮醫手執烹粹親調湌漉寢處極其安而志意致其樂養之如得香奉之如拱璧誠意之篤一與天合雖古之所謂至孝無以加矣人皆知雪中省生之爲孝所感而不知盡力於日用平常之地者爲真孝也撮其一二書示諸孫詩曰孝思維則

願汝輩之則之世世為孝友家子孫使鄉里稱之曰厥父有是子豈不美哉壬申二月日王父書

示諸孫

朱子曰人要閑管只是見理不透無頓自己身心處所以如此願更察此有以深矯揉之又曰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願爾之常思此句念念向裡乾切己處做工夫他人之長短得失非吾之所能知也此言最是處世敬身之要也若能佩服遺訓親切提撕勿令間

斷則日用之間心定理明自無向外論人之病耳程子曰彼之事是則吾當師之彼之事非是則吾又何校焉先賢之訓親切簡約常宜警省而不敢忘也

箴

自儆箴

人之一心萬善皆備爲聖爲賢在我而已惟其日用工夫不過曰存養窮理收斂此心而勿令放逸講明事物而無不貫通既能如此上去乃加省察之功思慮隱微之間便須體認天理人

欲之分一劒兩段大抵敬之一字徹頭徹尾不
可頃刻間斷莊整齊肅不慢不欺自然表裏如
一此乃爲學根本實是儒者事業老我昏愚昧
於向上獨學無助如瞽失相愚老石序相繼逝去有疑無所講像
痛益深自悼平生未免小人之歸深愧古人猶箴
九十之齡佩服朱夫子之至訓益感開示之丁
寧庶幾勉厲而力行不知衰病之侵尋書短箴
以自儆誓勿忘於吾心戊寅陽月日月澗老人
書

祭文

祭鄭愚伏文

嗚呼哀哉惟靈靈乎瑞世古磬懸箑其生也應河嶽之間氣其學也尋伊洛之墜緒當休明之盛際值善類之連茹格君皆誠正之說論事本聖賢之語登七寶之高座被三接於當宁庶所學之大試推至澤於黎庶何大音之寡諧遭說口之交詆乃收無涅之身高卧有洛之諸謝名利於浮雲喜衡泌之得所抱經史而誦泳撫松竹而延佇幸後學之來從誨不倦於語汝曰資性以導迪冀不負乎賦予謂遐壽之將享竟沉

痾之未去何天高而鬼惡禍善人之斯遽自鬒壁之中折慘慈情之創鉅積憂慍而成疾終百藥之無助哀邦家之殄瘁痛斯文之淪胥念老夫之無似自髫齔而同處我稍質之至偏公偉度之多恕常謂異姓兄弟情無間於天叙雖新居之稍濶庶從遊之無阻扣餘論於脫節茗昏闇之秉炬湯優游於林下飽馨德之厭飫敘此計之莫遂失舊約於鷄黍即遠有期靈輀載御暮景涼涼哀鴻失侶江水嗚咽雲烟凄楚悲豈止於鄉閭慟猶切於行旅嗚呼哀哉文如瑞錦

之曠儀若祥鸞之舉學究八索之源識透九經之蹤今其已矣典刑莫覩士失宗匠國無鼎吕仰彼蒼而痛哭寫深哀於短楮魂兮來假歆我薄酹

祭張旅軒文 代道南院儒作

資稟粹美趣操的確少日志學貼裡用力不屑科業專意玩索博約兩進敬義偕立心與理會自然精明窓切體認慈實踐行義利之分截鐵斬釘成己及物乃其素志出而宣化澤被百里入而啓沃堯舜君民難進易退樂在林園婆娑

初服歌詠黃虞仰讀俯思左書右圖有來樞衣
貲其所起啓發蒙愚化均鑪鑄邦國矛幸山梁
遠賴多士奔哭四方含哀斯文淪喪後學誰覺
瑤琴在匣絶響誰續即當遠日悲慟益深敬陳
涸酌淚落盈襟矛及者存庶幾來歆

祭蒼石劉文

嗚呼哀哉吾劉今欲舍我而何之有嫂在室有
子若女若諸孫滿家歸哭而莫聞莫知去平生
之所處將永歸于山中嗚呼劉乎於彼何戀於
此何惡而遽厭世而長辭若此之果乎嗚呼哀

試夙生於庚申余生於戊午自在髫齔前襁後
褓追逐嬉遊及至稍長受學師門讀書山寺無
一時一日而不相隨也壬辰之難逢天大禍又
鮮親戚相依爲命惟我二人兵戈滿天地隣黨
化豺虎相聚作羣變爲卉服殺越人之害甚於
海寇于時夙以復讐奮起糾率村民倡爲義旅
定將討賊軍聲大振自此閭里攻剽之患始息
而州城屯據之賊亦不得恣行焚掠此實國家
恢復之基而吾一家得至今日亦在於此癸甲
兩年饑饉太甚兵又餘生死於溝壑殆盡而吾

兩人同居一家甘苦與同不勞東西乞丐而吾妻子得免於飢餓無一朝匱乏之虞此皆吾兄之力也吾常告語兒子曰吾之保有門戶有子有孫實汝叔父之恩也汝等事之當如事我及為郡縣得一味不先入口官俗陸續書札箚東憂貧救急出於惻愴一如子之於父向在丹丘真珠所寄詩詞娓娓數百言相愛之情相思之意字字出於肝肺至今披讀不覺感淚之盈襟也名雖兄弟實同父子古今友愛之篤誰有如吾兄弟者乎嘗曰世間高官腴祿不足以拽我兄

夸一日之歡以此每承　恩入朝未嘗有數月之淹也嗚呼哀哉吾夸天資粹美少與愚伏同學復齋之門晚遊河上得聞為己之學涵泳於日用之間體驗於己分之上理欲之分斬釘截鐵家居淡然不事營產築宅衣服專務朴素凡於世間玩好視之泊如惟一味觀書食息不暇篤好洛建諸書着緊用力至老不懈教諸子必以孝夸忠信為先愛諸姪如己出睦疎族盡其惠皆為之出財昏嫁無遺力至於入侍經幄則告君皆誠正之學出莅郡縣則愛民一於撫摩

之仁惜乎不諧於世而不得展布其所蘊也衰病日侵世念灰冷所可慰者兄弟無恙得共被之樂子姪滿前無面墻之憂一室林間有圖有書歌詠先王討論典訓人間至樂孰加於此暇日出遊林泉杖履逍遥兄行弟從弟往兄迎夏初松亭之會長在夢寐而不能忘豈意吾弟奄以一疾而不起此實老兄罪戾所積不能見佑於神天而然也嗚呼慟哉吾弟之逝其然耶其夢耶吾往而不見其出户而迎吾還而不見其下階而送目中不復覩怡愉之色耳邊不復聞

笑語之聲若是則其亡果然矣其非夢也嗚呼哀哉夙之逝已踰三月即遠之期至矣余與諸孤謀將以本月掩藏冠復于大峴東麓酉向之原從術士之言甚吉而無害未知無憾於夙之意否乎嗚呼哀哉予亦自夙之逝憂日甚忽忽惘惘無所憑依憂難誰與相顧心懷誰與開陳予子煢煢形影相吊豈復有人世之樂耶惟願朝夕速死相從於地下矣一觴永訣五內摧裂嗚呼哀哉

挺生南國間氣所鍾學優而仕事君盡忠同時立朝蒼石荷渠三人一心政如推車邦國不幸二老長辭孤蹤處世事與心違卷歸有洛林下棲遲士習卑下鄉黨靡推杜門屏居與世相忘提撕後生歌詠先王室如懸磬清若寒士云胡一疾奄忽不起國失耆龜鄉無大老自我幼少與之交好時月往來多被磨礪及至暮年病未過從今而永隔悲痛益深日月如流再暮已臨薄具代奠淚落霑襟不亡者存庶幾顧歆

祭趙安仲文

嗚呼哀哉愚伏云亾蒼石繼逝鄉賢凋落吾道日昏所幸斯文大老在世行先孝弟學有根柢持已以正接人以禮奉先至誠恤貧盡惠早習詞科蔚乎文藝攘臂場屋惟兄及弟名動京國榮耀蓮桂歷敭中外遭遇盛際佩符四郡民懷愷悌興禮太常明乎嘗禘素蘊未究險道多泥不事俯仰與世鑿枘卷歸林丘有洛之汭婆娑初服聊以卒歲子孫滿前揔是蘭蕙一家之樂融融洩洩積善之報綿綿後裔誰謂一疾手足遽啓親黨驚號鄉隣隕淚若余無似幼年托契

深荷切偲啓發鈍滯自初承訃傷慟難制而
如蠭末由奔詣茲當即遠益切悲係痛哭祗而
攀號莫逮魂芳有知歆我薄醴

祭柳季華文

嗚呼哀哉資稟粹美玉潤洞弘家傳衣鉢行履
規繩常謂四書學問根柢口誦心會精思實踐
紫陽書中愈見親切如承面命親受指訣以泳
以游食息靡怠曰敬與義無間外內斬釘截鐵
理欲之界心地恬愉脅襟脫灑終身蔬布無慕
綺羅處已氷潔接人春和韜光戢輝隱璞含真

毅然其勇鵠乎其仁學優而仕乃服官政歷俯四符遺愛百姓柏府論事不激不隨乃尋初賦于浴之涓樂哉優游籍書無志河上的源愚詣餘響衛道之責在公身上天胡不憖朝露先晞後學安倣吾黨疇依才大命窮德尊位卑室如懸磬生事益落吾又何悲公心所樂柳車既驂即遠有期江流嗚咽江月無輝牙音誰賞郢質已亡舊交如我最切悲傷衰敗之甚常在閑縮末由永訣但有慙恧遣子薦泉老淚霑臆

祭康明甫文

嗚呼哀哉與君交游粤自少角同門共學若愚若石顯晦雖異趣向則同牛鳴相往一水西東白首林園人指四皓異姓兄弟謂我交好動必相隨未嘗睽違有善必告有過必規相勸而善切切偲偲時月不見停雲入望春秋令節盍簪黨庠鳩杖相尋鶴髮交映贊疑輔仁愈勉暮景謂當百年永保此樂云胡吾黨禍罰偏酷愚伏云亾士林同悲君又遘疾奄忽長辭曾未旬月蓍石繼逝長號痛哭割我心脾神理茫昧胡至於斯耆老殆盡後學誰依鄉風不競士趨日畢

近日之事使人耳聾公私之慟益切于中遠日迫臨雩輒載駕西山南麓是公攸妥西風嫋嫋伊水泱泱一觴永訣涓淚千行

祭金元悔文

嗚呼哀哉昔我兄夙乾學先庭公於是時方在弱齡出語驚人讀書琅琅及至稍長作為文章瓊琚玉珮膾炙一時攘臂藝場登名玉堀歷歷中外榮耀鄉里雖未大究足償初志暮年運蹇家禍荐臻膝下孤鳳才高行馴妙歲掇蓮方行化鯤一病天折寸心如焚積哀成疾百藥無驗

奄忽長辭千里旅店聞訃痛哭有同骨肉孝友之行忠厚之德今其已矣吾道淪胥愚伏云亾蒼石繼逝公又至此耆老殆盡孰糾末俗孰開後進公私之慟交切于心老夫年來衰病日侵未由臨穴慚負平生薄奠代兒有淚沾纓

祭金甥存中文

嗚呼哀哉以子之孝友忠信可以享百祿之臻以子之慈祥豈宜可以活一邦之民何天道之茫茫禍善人之斯酷名未階於一命壽不滿於五十昔子之入我家欣厥賢之粹美厥俗學之

膚淺專用力於實地得要訣於晦菴益信夫向上之門户辨義理於絲髮識内外之賓主及就正於愚老又出入於蒼翁服至訓於心上謁道義之弸中推萬望於鄉里播英聲於膠庠嗟等瑟之異好樂衡泌之洋洋園中方何有松竹芳蒼蒼有朋方自遠有孫方成行至樂方無央和氣方藹堂胡一疾之遽嬰奈衆藥之無効誠不格於神鬼禍未悔於蒼昊既喪我之三姪亦奪我之賢郎由我躬之積戾致爾輩之罹殃念之至此如灼我心逝波難回遠日已臨戮戮乎栢

谷是平日之所卜去先隴兮百步隔故家兮一
壑英靈兮往來幽明兮相從嗚呼哀哉永雪之
操蘭玉之容直諒之忠果決之辨已矣已矣今
不可復見靈輀暁駕素旐風淒盤溪水咽沙洞
雲迷婦子兮長號親黨兮永辭獨病躬之退縮
愧情義之兩虧遣薄具而代奠滴深悲於短詞

祭鄭文中叔文

嗚呼哀哉承家之學瑞世之文大木昂霄良玉
出崑際遇明時機鳴籲應方行大用不幸短命
國失髙望士無依歸追惟世分老淚沾衣自我

幼稚受知尊堂啓發蒙陋鍼砭膏肓亦喜兒子得君為友趣向之正情義之厚庶望切磋大有資益百年游從永保此樂豈知一疾遽至於此旅櫬初返痘火方熾喪患憂撓寸心盡腐一哭後人徒有慚負今過舊宅傷慟益深薄奠告哀庶冀來歆

祭金載仲文

嗚呼哀哉孝友傳家詩禮趨庭餘力藝文蔚乎聲名肆意詞章不加雕飾攘臂塲輒居前列方仵化鯤終止司馬半生多病經歲傭卧衆醫

效技百藥徧投誰謂吉人奄逐隙駒忠信之行篤實之學今其已矣哉于一木別有一慟未瞑兩目數月之內霊椿繼萎積哀成疾以至於斯千里旅櫬来返故里忍見王樹同時入地親嘗舍哀行路增欷朔吹號怒曉月無輝老我閉縮未由臨穴分義掃如愧恨交切擬於春和扶病就哭抒此些詞潸淚先落薄奠告哀庶鑑衷曲

祭從子文圭文

嗚呼哀哉天之何為降生爾材之既篤天又何為摧折爾身之偏酷逸駕方指於脩途芳草遽

委於嚴霜錫類之語冀信福善之理未詳昔汝之生長一家欣羨質之風咸受教約於愚谷傳詩禮於家庭提誨不煩於鞭策孝友皆出於血誠義理必辨於絲毫敬怠必察於造次不規規於雕鏤小技專用力於本根田地奈何一朝而夭逝委拱壁於泉裡憶前秋之遠別路東郡之千里見神觀之清羸懼外邪之或乘挽行輈之不可得中憂悶之難勝孝既篤於歡侍身不憚於間闊逮遘疾之有報不覺驚我心肝謂乃父之至行獲神明之陰隲又手札之宛然少無異

於平日寤寐血禱於彼蒼惟日望其勿藥誰知一病十五日奪我吉人之斯亟老夫身在於嶺外病不診視芳殁不撫屍哭望海雲芳但潸淚之雙垂汝視猶父我不猶子向天搥胸悲愧兩至今當旅櫬之還鄉病不躬逐於中路以汝愛我之至情其必諒我之悲苦嗚呼哀哉日月易逝掩藏有期曠遠之度皎潔之姿過人之識向上之勇今皆不可得以復見益我心之酸痛有二兒於身後所可恃者在茲庶幾扶佑於冥冥界躋業於期頤大伸於後以報其前福祿蕃滋

爪峽綿綿魂兮來格歆我一觴願與我而同歸朝夕處於一堂兌江斷麓非汝之故居何不歸於西洞白眉廣顙長在於眼中何不入於我夢汝言兮不聞汝容兮靡接大聲哀號兮肝肺如割雲日慘淡兮江流嗚咽嗚呼哀哉

祭孫基廣文

嗚呼哀哉汝之至此我之罪也前年汝從兄基善不勝喪今年汝又亾未二歲而天降酷罰如此皆由我積惡于身未即勦命而禍延于汝輩慚慟之極尚復何言嗚呼汝生二十二歲孝友

恭敬温柔遜順喜愠不形於色自幼稚處乎羣從兄弟之中怡怡如也未嘗有一言遠昔之事有若學問老成人吾常愛悅于心謂當厚膺神天之佑壽考無疾以保守門户奈何一病沉綿奄至於此嗚呼哀哉尚復何言汝之逝今三月矣將以今月十五日葵汝于玄洞卯坐酉向之原卜人之言甚吉而無害未知無歉於汝之意否嗚呼哀哉汝既為善於平生天之報施必有其日汝子或能長成得以立揚則尊後之計尚有所賴所望只此耳言之至此長慟欲絶嗚呼

哀詞

祭孫婦金氏文

性資淑義操履端慤自在幼日習聞內則事親至孝餘事蚤織嚴於持己勇於見義及其于歸盡心宮事晨昏奉養竭其甘旨不幸君子一病支維願以身代禱于神祇云胡不吊棄我所天號擗皇皇如狂如顛惟願速死與子同穴却食待盡此心如結稚子在前至愛所鍾兩老在堂孝思無窮惟其所欲有甚於此寧失於過不負初志割慈忍愛從容舍生舉家蒼黃遠近震驚

誰知弱質行出烈士將見朝家表厥宅里有孤
垂髫所恃在斯天其保佑壽考維祺孝子錫類
綿綿爰秩掩藏之期卜在明日宿草一丘夫子
之宅于以入處至願始獲體魄相依萬世攸寧
怙恃呼哭鄉隣愴情老我年來衰病侵尋滕遭
禍患苦無懽心寧欲盡然無聞無知歸葬孫兒
我懷之悲一觴告哀淚落沾襟不亡者存庶幾
來歌

祭土地文 爲三兒等室作

家世之亨在人之賢用是惕厲奉身罔愆若循

洞谷不忝祖先亦聞衰旺地理使然昔賢所重
今何忽焉睹茲一區錫我自天龜筮協吉風氣
渾全西山在上伊水在前左右拱揖龍鳳翩翩
耀彩呈祥日辰晴妍梁棟既舉方位不偏中堂
夾室涼燠皆便將以入處歡意無邊兩老無恙
望若偃仰房兄送侍詩禮家傳年年勝日秩秩
肆筵地雪所賜敢不銘鐫茲將酒肴式薦微虔
終始庇麻福祿如川鍾精毓英子孫綿綿保祐
後人於萬斯年

墓誌

先考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府君墓誌

府君諱守仁字春卿姓李氏有諱舒原仕麗朝官至宰政大夫門下贊成事贊成生諱垠初諱致擢魁科入我朝爲司憲府大司憲子諱堰爲全州府尹　光廟以御筆奬清白是於府君高祖曾祖諱壽川司憲府執義祖諱兆年儀使庫判官考諱琢隱德不仕妣商山金氏學生頴之女葉賢嚴副提學尚直之後府君以嘉靖甲申三月二十二日生幼而有異質判官公鍾愛之

為文以識喜有顛梧無比語甲辰冬值祖考寢疾問藥于一善金察訪乾礪日已曛黑金固留之迺曰親疾劇矣不忍一刻離側聽者感焉踰涉百里翌曉反面祖考開眼視之欲言而已瞑人以浔逮考終為至孝所感既斂而殯惟歠粥飲漿衰絰不解草土寒洫寢處三月浔臭息不調之病孝奉偏親至老不衰湔澣必親起居節適盡其方及遭喪年已艾矣守制於廬哀毀幾滅性撫育七弟妹皆娶以時諸弟或不檢未嘗恚詈務以誠意教導之居家儉而謹接人恭而

遂或有非義之加未嘗與較表裡洞然不設防
畛尤急於濟物遇有飢寒困乏者斥其有周之
教誨孫等和而有方常曰積善積惡慶殃以類
應可不懼哉又曰夫婦和而後家道成甫父母
皮琴四十年無一事相違甫等所知也然亦由
甫慈之執德貞順也始居驍洞以其習俗不喜
學不可以居子遂移卜酉川使當時遠識不及
於此則孫等之捨弋獵而業詩書可必乎府君
眉目如畫風度疎朗每於令序携子弟倘佯泉
石間怡然自得性識明敏處心行事皆合於理

初娶金山金氏學生璉之女未廟見而卒葬于
金山辛亥歲再娶高霣申氏諱守涇之女安東
府使松舟之曾孫也妣固城李氏學生哲成之
女先妣以嘉靖丙戌八月八日生有至性毋李
氏素患風痺委頓床席先妣節時其膳羞櫛垢
爬痒皆自其手未嘗或假之人積數紀如一日
李氏疫衰有過而禮無違遺外艱柴毀如前喪
鄉里稱嗟洎歸先考移在家之孝以事姑柔明
靜莊相府君以禮睦婣之行著於族黨慈惠之
化洽於婢僕教育孤等不以姑息撥貧資遺使

之就傳孫等嘗自外歸省則曰豈不欲爾等常在膝下溺愛無教祇犢之愛也可速還卒業也孫等之迈于有成皃為墻面之歸者雖府君義方之訓而先妣孺教之恩與有多焉埈幼時讀小學偶倒置其丹先妣呵之曰目不邪視小學語也讀其書不知其義可乎埈惕然有悟凡隨事引喻多類此生二男一女男曰坱縣監曰埈副提學女適主簿李茂男坱娶廣州安守仁女生三男一女男一圭司畜德圭別坐身圭生員女適生員金愚聖男藍圭埈娶善山文秀民女

生二男一女男大圭縣監元圭注書女適李鑰
後娶綾城具忠亂女生三男二女男文圭光圭
貞圭女適趙興遠柳千之孽男山圭文圭貞圭
山圭皆早死李茂男生一女適權景行一圭三
男二女基善在博在約基善早死女適鄭揣李
時晉德圭六子一女子基廣在容在宅在完餘
幼基廣早死身圭四子二女子在中在崇餘幼
金思一子命休大圭一子在寬二女壻李東野
李濂元圭一子幼文圭二子在清在明一女壻
全裕耆光圭二子三女皆幼李鑰一子裕後早

死一女壻高用雨趙興遠一子遷一女幼柳子之二子一女皆幼權景行四子搏文科耕挺論二女壻崔忠範李沃基善二女在博三子在約三女鄭褊二子一女基廣一子在容二女在宬一女命休五子二女在寬一女李濂一男在清一子二女全裕蓊一子裕後一子一女高用雨二子搏一子抃三子挺二子二女崔忠範二女內外孫及曾玄孫男女百有四人無非我考妣餘慶之所遺也府君卒于萬曆壬辰鞍嶺之兵中先妣殉焉初　朝廷降恤典

贈府君宣務郎司膳寺主簿後以竣參定運勳
社原從勳推恩　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同
知義禁府事先妣金氏申氏俱　贈貞夫人至
今　上朝前兩勳改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
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先妣淑夫人坟竣參請
社原從勳也嗚呼我考妣純德懿行宜享遐福
而遭罹國家運氣之否道不勝禍坱既朱以科
第之榮而慰眼前竣雖階祿叅亦未卒其養曾
摧骨折不自死滅謹奉體魄合葬于西川南岡
先兆次卯向之原露濡霜降壠木已拱而遲未

得表章潛德以誌幽堂不孝之罪於是而愈大矣今略記世系志行之槩納于壙南碣銘判書鄭經世所撰也表于墓道垂示無極昊天罔極嗚呼痛哉年月日孤前行知禮縣監堉泣血謹誌

行狀

趙安仲行蹟 靖

公早遊鶴峯金先生之門得聞向裏之學授讀朱子書節要著實體會終身受用雖不免塲屋之文而不為得失所累蓋以先立乎其大者也

居家孝友接物忠厚惻怛之仁最急於恤窮推其所有以濟貧乏遠近資活者甚衆火時羣居黨庠有友人貧窶衣甚薄一友在傍脫公新製絮袍加之其人蓋試其意也公怡然許之略無靳固色此是與朋友共之義也性剛果善善惡惡聞人之善如已出見人之非若冷已儕輩以畏友目之鄉俗有所恐懼後生有所矜式其功大矣奉先之誠至老不少衰祭必盡禮愛敬兼至一從文公家禮其理郡也作事精密毫髮不差謹於奉公簡於持已臨民以恕御吏以法

至有聲績入仕于 朝典禮太常明乎禘嘗之義一時稱其盡職惜乎不諧於世不得卒究底蘊優游有洛之上撫玩松竹以畢餘年二老康寧子孫蕃衍雍雍愉愉和氣滿堂琴瑟之樂門戶之盛世不復有如公者矣二子嘗為郡縣養以專城極其甘旨此實作善之報也

仁孫行狀

嗚呼吾孫不幸短命而死無以表顯於世獨其家庭間一二事不可泯泯仁孫稟質温良内明而外和自幼稚時處於羣從兄弟間凝然若老

成人未嘗有毫髮爭之事心地恬靜踐行慤實孝事父母愛敬無至友于諸房和氣滿室怡悅之色藹然於面目叱咤之聲不及於婢僕蓋其天性然也受氣最弱自甲戌春患虛羸之症往往日月轉至沉痼多方服藥未見其效竟不起疾乃乙亥六月二十四日也年二十二有一子幼其年八月十五日葬于尚州治南玄洞酉向之原李氏興陽人名基慶享貽厥父水庫別提德圭母德山黃氏

孫婦全氏行蹟

烈婦全氏故秀士李基廣之妻也賦質粹美操
履貞潔事舅姑至孝奉巾櫛盡禮制行之高鄉
里稱之秀士遘疾沉綿逾歲全氏晨夜視湯藥
寢食俱廢禱于神天願以身代嘗其垂絶斷手
指出血以灌口竟不起誓與同死取刀自刎被
家人所救不果死常以自盡決于心一粒不入
口舅姑及其私親悶其志意愈堅舉堂上兩老
膝下孤兒勉以不死侍事俯育則曰兩家各有
衆子女亦有祖父母養老撫孤吾無貳矣薄命
此身只合一死雖開曉萬方而堅不可回絶食

悲哀氣息如絲而朝夕祭奠必手執匕行不以柴毀而或廢逮至小祥前二十二日自言初期已臨何忍獨生復見此日乘侍婢防少弛引繩自經於其夫几筵前乃丙子六月初二日也年二十七是年十月二十日與秀士合葬夫世之忠臣烈女當事變倉皇之際見義奮發視死如歸者固有之至於事定日久則鮮不逡巡而退縮者孰能於逾年之後一如始死之日從容舍生如全氏者乎死後得諫書一紙於篋笥中有曰獲罪于神祇失我所天早合一死下從泉

而曰舅姑保護至今尚延頑命非不知體念
晚前之意勉從亡人致孝之願且見稚兒成立
之日而偏滯之心終不能改徑情至此不孝之
罪大矣哀哀我兒乎今我忍割慈愛我目亦不
瞑於地下矣且告其諸舅云殯斂掩藏一從禮
制不以死不得正而忽之墓前樹以一小石以
備後患云凡處置後事毫髮不遺聞者無不隕
淚全氏笠山人父富平府使以性毋昌原黃氏
恐其貞烈之行久而湮沒錄其梗槩將請于大
人君子冀得數行文字以表墓道

月澗先生文集卷之三

我
先祖遺世文字不為不多而
散漏殆盡藏在中衍總各千
言尚未付剞劂氏實為屢孫
綿力之歎增緑幸忝朝籍分
憂海南適值八蜡不通之
年賑政殫力日不暇及而竊
念吝嗇遲遲則日後益未必

未易乃拮据捐撙縮為冗費
自五月迄役閱五旬而告畢
嗚呼匪過百年之後庶乎幻
於世而不泯豈非榮耶云云
崇禎紀元後壬辰六月下澣
裔孫
增祿謹識